我看「七夜怪談」■丁士芳（大傳所二）

鼓起了極大的勇氣去看「七夜怪談」第一集，但或許是因為大學時拍過學生實驗電影，所以在看電影時都會不自覺地、職業病地觀察片中角色的設定、運鏡、剪接、音效、場面調度、燈光等等，也就因為如此，看完這部電影後我根本無法對劇情產生一般大眾所認定的「恐懼感」，反倒是對整個主題內容和部分片段產生了濃厚興趣。

片中的那捲錄影帶，似乎就是貞子的記憶和夢境。母親在鏡前梳頭髮、扭動的報紙文字、模糊的人們不停向前爬，以及那孤立於林外的一口井……。

這些或許是貞子曾經見過而深深烙印在腦海中的景象，經過夢的過程而破碎、扭曲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個記憶。這個記憶假借著錄影帶（媒介）被我們看到了。

不論是有意去看那捲錄影帶或是貞子故意引誘人們去看的，當人們好奇地主動將它放入錄影機、按下play鍵時，人們實踐了窺視（打開）貞子不為人知記憶（潘朵拉的盒子）的舉動，貞子為此而懲罰觀視者。

貞子懲罰觀視者的方式著實有些奇特：讓看似虛假、猶如幻想一般的「不可能」成真。正如同劇中的龍司，他以為那只是一捲錄影帶、是過去的、貞子已經死了、詛咒已經解除了……結果所有的不可能到最後卻都變成真的。從電視機裡爬出來的貞子不必用蠻力去攻擊龍司，只要用她的眼睛去狠狠地看著、瞪著，就夠把所有的人都嚇死……。這種「看」、「被看」、「懲罰」和「被懲罰」，就在這捲錄影帶被播放的一次又一次動作中，循環完成。

有人說淺川是因為copy另一捲錄影帶給別人看而破除詛咒，也有人說淺川是因為泡在水中所以破除詛咒，這兩種說法，不論是哪一種比較對，都是一項「贖罪式的告解淨身」。那一次又一次待在封閉房間裡和另一人共同觀看錄影帶的行為，就像是自覺自己犯罪（窺探他人隱私）的教徒藉著電視機播放錄影帶來告訴神父（沒有看過、沒有觸犯窺探之罪、純淨之身者）自己的罪行與犯罪之後那種害怕被懲罰的不安心情。等到觀看活動完成後，原本看過錄影帶的一方會因為對方也成為窺探罪行的共犯，以及將遭受懲罰的可能性轉嫁到對方身上，而感到如釋重負。這種洗刷自己罪行與脫罪的方式便會在copy與轉送錄影帶的過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覆，一如流水般地流傳不息。劇中安排淺川下井浸水去尋求貞子屍骨的劇情將這種「贖罪式的告解淨身」更加具體化。

淺川下井為貞子上刀山、下井水，不顧性命地來找尋貞子的屍骨，其實不僅是在解救貞子、向她贖罪，更是希望藉此來拯救淺川她自己（透過擱水淨身般的「洗禮」來洗掉罪惡感，以獲重生）。這種方式就好像人們傳播八卦消息一般，反正大家都知道了（都攪進這淌混水中），根本找不出最初說出、挖出這條八卦消息的始祖是誰？也不知道該把「IBM」的帽子扣在誰頭上來大加譴責一番，到最後凡是知道洩密者統統都沒罪，而那個被人窺視、說八卦的貞子小姐算她活該倒楣。

喜歡看電影的朋友們也許會和我一樣，在看完一部片之後會想去找出它所反射出的社會真實剪影或找出電影編劇者及導演要告訴閱眾的話。如果說這部片的確讓我們產生恐懼感，那麼導致我們產生恐懼的原因，究竟是我們害怕貞子的報復心？還是我們人類那股對於未知事物所擁有的強烈好奇心和侵犯力呢？